

时间只剩下 一棵树

许德民



○紫色的海星星
○浮雕群 ○浪漫的吉它
河流、男人和女人
意象 ○野罌粟
开 ○盐王
土地没有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金城
美术装帧：周志武

时间只剩下一棵树

许德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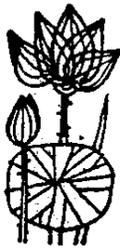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5 插页4 字数48,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7-5321-0290-4/1.232 定价：1.45元

B209/42



目 录

时间只剩下一棵树.....	1
城市结构.....	3
敲门声声.....	6
变奏.....	8
晚来的风.....	10
紫色的海星星.....	13
浮雕群.....	16
雾钟.....	19
棕榈树.....	22
习作.....	24
湿手绢.....	26
十字路口.....	28
告别.....	30
彼岸.....	32
面对.....	34

一个修理钟表的青年·····	36
浪漫的吉他·····	40
小巷深处·····	42
气象消息·····	44
太阳 河流 男人和女人·····	46
自由·····	50
海上 月亮冉冉升起·····	52
森林世界·····	53
火神·····	56
野罌粟·····	58
森林雨·····	61
瓦拉干·····	64
北方的意象·····	66
盐王·····	68
卵·····	70
高原反应·····	72
火焰山·····	74
热布旦·····	77
墙·····	79
遗址·····	81
互问·····	83

综合情绪·····	85
残局·····	87
反光球·····	89
老栈房·····	91
重又繁殖·····	93
墓阵展开·····	96
复制女俑·····	99
人头壶·····	101
三块石头·····	103
这一片土地没有我·····	105
放牧高原·····	107

时间只剩下一棵树

反正你都知道的呀
我们没有钱没有取暖器没有保心丸
目光很泥泞
碗状风标粘贴圣像耳垂
我们只可触摸她的脚趾
空心的身躯使人痴迷
昨夜有一对蜡人在城外偷情
欲火烧毁了祖传的遗迹
天井里没有水
流泪的白石头无家可归

一万只手半浮在屋脊
彼此俯冲
时间的羽毛裹紧雪人
门里的脸不认门外的脸

两个脸来自同一个洞穴
你知道时间只剩下一棵树
树上结满了贝类
丁丁当当地轮回
四条腿两条腿三条腿的谜面上
逍遥的漏斗朝我们撒尿
膨胀的血小板劈叭断裂

一种味道在世界各地流行
品尝到更年期
阴河与阳河越来越浅
越来越难以测试
你知道边缘如何被掌心碾碎
如同临终的烟蒂
鸡叫如牛如马如驴如男如女
剖开瓢的球体有白花花的头型
找桨找枪找木梳找新的公墓地址
你都知道的
我们匿名劫走了父亲母亲
我们打着饱嗝生了许多孩子

城市结构

定音鼓不是太阳不是晨钟不是波斯猫
半开半闭的眼睛
街口的选择朝东朝西朝南朝北
中心位置在脚下不安地转移
走向不露声色 停停看看
从一块招牌的古老风格引证流行款色
宽边镜打着饱嗝去查辞典
黑模特用没有五官的脸开设门诊
吉他酒吧 一只灵性的话筒轻柔地按
摩浦西夜点
这一天的机器发情般地嘶鸣

炫光笼罩分不清男女角色的季节
脚掌向前 城市在不定型中走向定型
我们在定型中走向不定型

城市户口不断地删改着固有的结构
口气和感叹词不成比例地增加
少男少女模仿老人手势谈论死亡界限
穿着红短裤感化七月的拳头
头颅顿悟花白风景褪色的内涵
开始用迪斯科的双腿支撑松垮的年纪
手挽手的手都曾有过一段相似的神秘履历
都会在各种开本的表格和证件上签名
末班车上氛围如常 感受机遇
我们能够成为表象大师随意安排布景
猜度生命定理和人生几何的斜角线方位
让一只烧杯莫名其妙地膨胀
然后猝然脆裂

因为有不规则的姿势在无人街上演唱
许多窗帘于是垂下眼皮
不让屋内的窸窣声响
惊走墙上画着的耳朵和向日葵
并且理解黑颜色如同理解生物钟
树的箴言至少有两种色彩
我们却只拥有一个自己 没有始终
只有一个悄悄的过程如同一个淡淡的影子

每一声喘息和骤然间的神思飘忽
都能在我们剩余的日子里找到回声
我们在城市里寻找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在城市里寻找我们



敲门声声

隔壁的敲木头声在昨夜响起
我的门早已锈死
守在屋里不停地扫地
不停地往窗户上糊报纸
窗外无人我是知道的
交叉小径匆匆来去
常有黑猫睁着瘦眼睛
喵喵地叫唤我的名字
我不睬篱巴蔓延的红藤
风的器官在树梢摇晃
垂下一只月亮的手臂
空濛濛地叩响萤火虫
我不开灯 坐在床沿
让黑色从指尖流上嘴唇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外一个人

只感到有两种呼吸同存
彼此沿着体温的指令攀延
规定动作是仰卧起坐
捂上耳朵练习听音力
秋虫的鸣叫覆盖门前门后
唯独胸口是隔离区域
有砰砰的撞击从体内传来
比敲木头来得动听



变 奏

就是那只花圈
好看的但又令人躲避的花圈
在喧闹的街上逆流而行
哀乐在黄昏奏响
所有的眼睛开始聚集
看夕阳佩着黑纱
姗姗离去
灯开始唱了 唱着雨

为忘却而纪念
我坐在断裂的台阶上
默默地画着断裂
痛苦不是死
我看见花圈旁的你很冷静
拍枝撑开你嘴角的轻笑

仿佛迷路在果园里
周围都是红澄澄的柑桔

我想起你活着的时候
想起你从远方归来时
没有表情的表情
空旷的世界和空旷的你
宛同一片落叶飘来飘去
既然献身能够证实你的诺言
就把一切交给土地吧
你会永远存在于一片生机

我战战兢兢地注视着你
你额上的逆光
眼圈旁黑夜的留影
只有什么也不再看见时
你才缄默
而生前什么都说
就是不说痛苦和不幸
让活着的我时时想到你的声音
和你的又粗又深的脚印

晚来的风

我在褐色的枝头上期待
深沉而悠久
我盼望托着蒲公英的风
用你掸落霜花的衣袖
轻拂我焦灼的额头
用你弹奏绿色的手指
梳理我块结、封冻的思路
我会依偎在你柔软的掌心里
轻轻摇曳我的红宝石
一个简单而又固执的追求

我等待着你来摘取我
把我放进那只小紫篮
让以少女为主的队伍
提着露珠莹莹的希望

越过黑色的山岗和河流
沿着虽然无法靠拢
却永远并肩前进的钢轨
向南方和北方
送去我对生活的定义和祝福

可惜 风 你来晚了
我已在一个摇晃的夜里失落

我在金色的枝头上微笑
红润而饱满
如果不是星星提醒我
我不会觉得白天曾经迷路
白天有阳光和视线
我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看到远方的村落
炊烟唱起没有声音的古老的歌

我渴望变成孩子的笑脸
为白枕头送去一个苹果梦
世界因为我的缘故
不再酸涩

我是孩子眼里不会烫手的太阳
有了我 生活就有了甜和水份
虽然 我的花早已失去
果实却沉甸甸地藏在我心中

风 虽然你来晚了
但 我已经成熟

